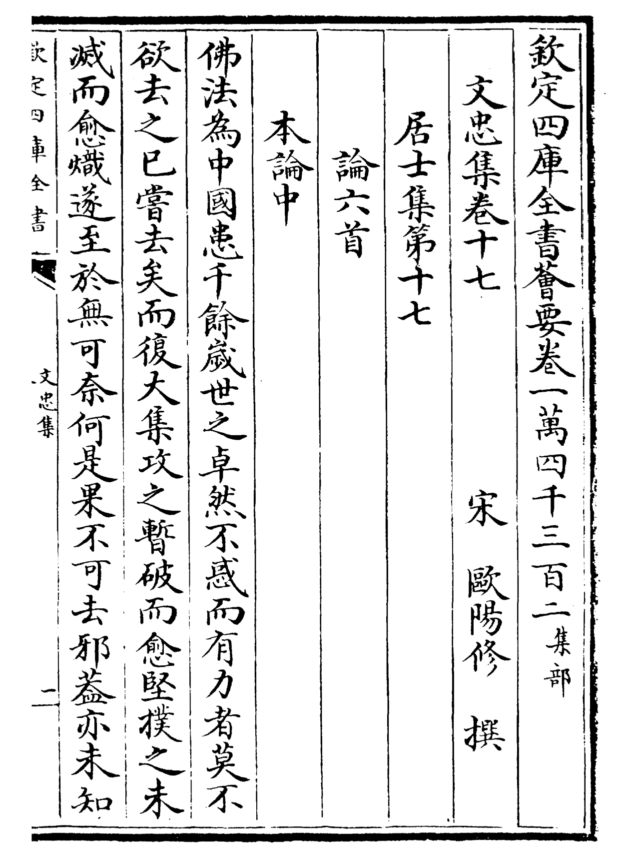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十七

論六首

本論中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

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虚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来

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畆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笙一作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

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喪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一有者字）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末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一有堯舜二字）三代

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一有禮字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彊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

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一無此六字方鼓其雄誕之説而牽一作率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

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一有其不思之甚也七字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一有自字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

戟勇葢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説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恥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一無此字）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絶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絶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蠧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甞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

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葢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葢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一有其之害二字）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

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一作

君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髪於伊川而仲尼

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来中國幾何其不

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

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

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其所

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爾

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

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来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説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為俑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来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

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乗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葢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

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朋黨論在諫院進一

本以論為議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

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一無此六字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一作弟兄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

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

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黄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觧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晩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一作咸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一有以字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

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一作朋黨議四有守字

魏梁解一作論

予論正統辨魏梁一作梁不黜魏而辨注曹魏朱梁不為僞議者或非予一作其大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篡弒之惡當加

誅絶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絶其為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惡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為據依其敢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絶四者之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

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簒也書其簒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揜耳使為君者不得揜其惡則人之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凡惡之為名非徒君子嫉之雖為小人者亦知其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為惡者葢以人為可欺與夫幸人不知而可揜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揜也就使

四君因聖人誅絕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為惡者將曰
彼不幸遭逢聖人黜絕而（一作之）不得為君遂彰其惡耳
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為可欺而惡可揜也如此
則僥倖之心啓矣惟與其為君使不得揜其惡者春秋
之深意也桀紂不待貶其為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今
匹夫之士比之顏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
不及一善之士也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
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

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揜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予不黜魏梁之是也

為君難論上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葢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絶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

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强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

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强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内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

之大敗而歸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

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淸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淸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

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葢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為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横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

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輙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

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葢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輙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

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輙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

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鋭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説焉予畧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

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攷本論初有上中下三篇此卷所載即中下二篇其上篇編居士集時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集

文忠集卷十七

文忠集卷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十八

經旨十一首 辯一首附

易或問三首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一作數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一無此字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一無此字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

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一作卜筮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畧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一作為卦爻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静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

後世用以占卜一作筮孔子岀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專為筮占卜一作筮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為言葢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徹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一有文王之作也五字大衍之數占法也自一作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

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猶見非於孔子況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焉耳

一作卜筮

一無此字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

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
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叓大儒君子而
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
歿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
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来大儒君子不論也
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
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
有惑焉者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為竒說以取勝

也何謂乎曰者講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為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葢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為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一有也字

或問（一有曰字）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説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蓍四十有九分而為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為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為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為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蓍是可測也以九

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効夫竒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雖繫辭之龎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為而變曰夫蓍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扐之數兼知掛扐之多少一又有多少字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蓍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

說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彌而求孔子之意因子言而求彌之得失可也

明用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

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羣龍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獘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為首又曰乃見天則也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

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爲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一本氏作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

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

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

（一無此字）（一作有）

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子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子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子不得不為之辨

春秋論中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别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来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懐讓國之髙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别白之宜如何而襃顯之其肯没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

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别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踈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

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

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一作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甍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輙加之又輙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説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輙加之而輙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

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一有此字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

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

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皐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

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為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

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為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畧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

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君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葢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為一無此字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一有之字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一有也字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

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
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删修之
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
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一無此字不常職乎史
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
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
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説之亂春秋
者也

或問予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柰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

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為他說蔽者見之也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一作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

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

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

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

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隳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沒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来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

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

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因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葢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兾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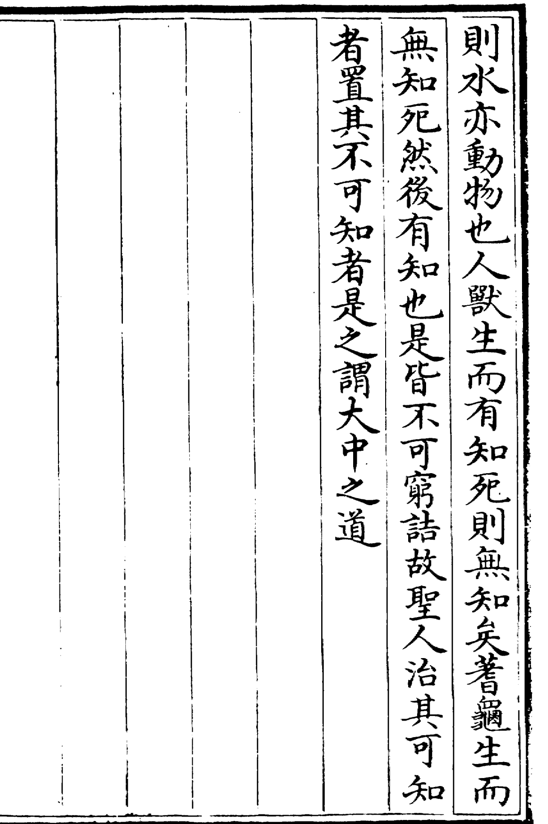
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

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怪竹辯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著龜

者是也自古以来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蓍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知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


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著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文忠集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楊肖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十九至二十二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四 集部

文忠集卷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十九

詔册七首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踐祚之初銜哀罔極遂罹疾恙未獲痊和而機政之繁裁決或壅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庶務因請同於

聽覽craft曲賜於矜從俾綏憂勤蕫速康復俟將來聽政日皇太后權同處分文武百官並放朝叅候朕平愈日如故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勑中書門下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初喪過自摧傷遂嬰疾恙皇太后尊居母道時遘家艱閔余哀荒俯徇誠情勉同聽覽用適權宜頼保護之勤劬獲清明而康復恭惟坤德之至静實厭事機之久煩殆此彌年荐承諄

誨顧寔繁於庶政難重滉於睿慈然而方國多虞則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安先民有言無德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未足盡於予心而刑于四海之風必務先於孝治惟是事親之禮蓋存有國之規當極尊崇以稱朕意應合行儀範等事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參議以聞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賜大宗正司詔

勑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由

此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正而董正而累聖承繼百年盛隆荷宗社之慶靈茂本支而蕃衍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故外已詔於儒學各選於經師而内仍擇於親賢共司於屬籍庶乎恊贊其職並修厥官糾乃非違先以正而爲率勉夫怠墮惟其善而是從式孚于休以副予意

賜夏國詔書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誠而近年以来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或罔循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効順而君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輙以多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懐今後所遣使人更宜精擇不令

妄舉以紊彛章所有押賜押伴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勵苟有違越必寘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間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英宗遺制

詔内外文武百寮等朕蒙先帝之遺休荷高穹之眷命獲主大器于兹五年樂與羣公講求至治先身以儉冀臻四海之富康勵志之勤未嘗一日而暇逸而憂勞積慮疾恙踰時有加無瘳遂至大漸皇太子頊睿哲之性

天資夙成儲兩之明人望攸屬可於柩前即皇帝位尊
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諸軍賞給並取嗣
君處分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在外羣臣
止於本處舉哀不得擅離治所成服三日而除應緣邉
州鎮皆以金革從事不用舉哀於戲死生之理聖智所
同惟賴宗社之靈臣隣協德輔我元子永康王家咨爾
多方當體予意主者施行

尊皇太后冊文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頊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葢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已者為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為天下先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祇懼不敢遑寧者已顧惟眇末之質提

攜鞠育慈仁咻煦至于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
在疚而憂勞艱難一日萬務恊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
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
典禮率籲羣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
大尉具官臣韓琦司徒具官臣胡宿奉玉册金寶上尊
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粤自正
位中宮內助先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
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

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懐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及歸政冲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播于聲詩尊名光於典册惟朕小子獲奉温凊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為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頊誠懽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文忠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五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

碑銘三首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寶以武顯於梁晉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鄆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為濟

州閻氏今為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鬬獨好學通三禮頗習子史為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畧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為人狀貌奇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害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將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堂虢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

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事語言𠷣然殿中皆聳動大宗奇之拜太子洗馬知岳州一有遷殿中丞知均州一作郢州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為新附之邦乃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一有又知婺州五代之際江海之間分為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於其民越雖名為臣屬之邦然閡於江淮與中國隔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揉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

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寛凡民之所不堪恩涵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閤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黄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許王府王甍公出知棣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王府而眞宗素知其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闇君子眞宗即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即時

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殿上真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為吾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湔百日賜告下濟州伺疾少間趨一作趣就道已而疾病一作亟一作革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塟于鉅野大一有閭字徐村公諱彖字某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一作父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子貴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

某官次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亡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歿歿而無章焉則其遂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禄君自光化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修詞曰

閭世將家大纛髙牙有封太原王功桓桓公不勇力而

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鄉挻一作挺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之君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并序

潁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

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為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来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為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為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翊皇祖楚國公諱昭汶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

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為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録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

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為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

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户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為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一有其仁足以庇民智足以利物忠足以事上誠足以信于人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一作其患并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于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

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惠邪葢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輙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為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從公京西而籠石為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

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為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鼛澤州路後徙河北鼛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為利公曰吾豈為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埽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𣓊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

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為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一本有歲以為常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詁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苛動京師自録事巳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諠言詁政苛

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詰欲加以罪公爲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詰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詰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爲轉運副使一無副字一常以無副使字方嚴肅下一作方嚴清肅莊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爲文與修真宗實録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

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
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
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
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所絀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
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
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
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
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

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

賊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為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
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
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
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
閣校勘博古殿中丞修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
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
堯叟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為武信
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一無人字及第一無第字三子已貴

秦公尚無恙每賔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容蹴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一作兒)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世家為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一無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汚全潔閟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公啟之英英伯季踵武偕来相車崇崇武節之雄高幢

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儀同太
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
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聞播美家邦有
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来裔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午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
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
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

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
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
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
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
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説必本
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
德軍司理叅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
曾祖蘇州粮料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

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一作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

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是歳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

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歳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吕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吕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

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説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

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户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一本有奪賊地而耕之六字　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藏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邉制久懐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来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

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有一既字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来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邉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横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

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邉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吕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吕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勠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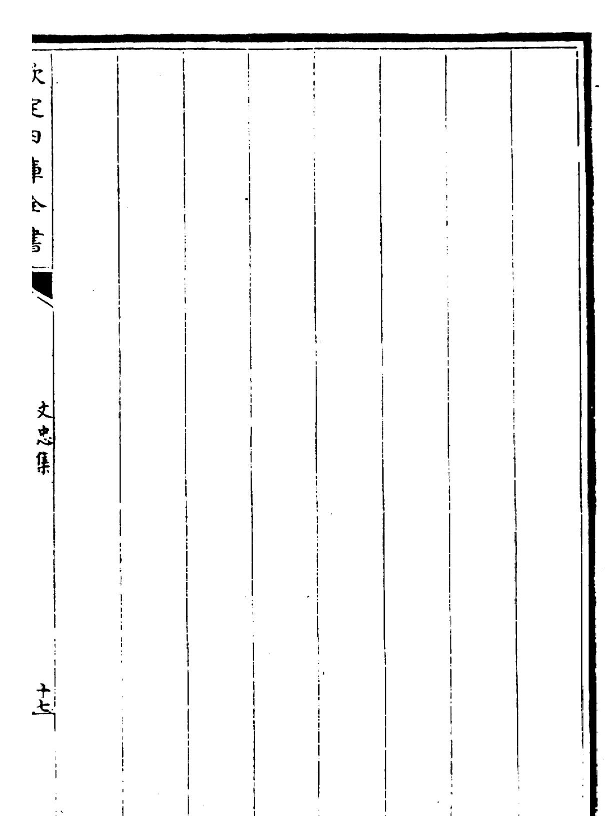
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徳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邉奏有警

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陜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
守邉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陜西四路安撫使其
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
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
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
公益病又求知頴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
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
請使就問其家所欲一有為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

甚厚公為人外和内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實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一作搢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繋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

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一作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蘇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一作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文忠集卷二十